

一直有人非议《围城》缺乏抗战主题,认为著者钱锺书先生不关注民族命运。事实相反,他和杨绛女士,积极支持进步文学团体“文协”,就是佐证。只是钱锺书一向低调,又不爱写回忆文章,他加入“文协”的往事,如今鲜为人知。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后更名: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成立于武汉。协会会旨:“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14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重庆召开会议,致信上海文艺界人士,筹备成立上海文协分会。次年4月23日,《新华日报》刊出来自上海的回函。参与回信的有郑振铎、许景宋、夏丏尊、李健吾、杨绛等20余位文化名人。时至1947年,《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三十六年度选举名单》中,钱锺书、杨绛的名字,赫然其中。

当然上海文协举办的重要活

钱锺书先生出席上海文协成立大会的“孤证”

——兼论赵景深的旧文

□彭伟

动中,不可不提1945年12月17日举行的上海文协成立大会。钱锺书是否出席这次大会呢?《钱锺书两篇英文文章所引起的争论》和《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等文,十分肯定钱先生出席会议。其中还有细节描写,似乎不容怀疑:

1945年12月17日下午,他(钱锺书)却高高兴兴地携夫人杨绛应邀出席了中华文艺协会上海分会的成立大会,并且在会上谈笑风生,神采飞扬,给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两文的作者,都是今人,显然没有参加那次大会。关于钱锺书出席会议的说法,源自赵景深的《记钱锺书与杨绛》。此文修订后,更名《钱锺书杨绛夫妇》。两文中相关文字,兹录如下: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

成立会的时候,我第一次遇见了钱锺书和杨绛,到这时我才知道他俩是夫妻,系白朗宁和罗塞蒂那样,都是文艺上的双璧,一对理想的伴侣。锺书的豪情逸致,大声说话和纵声大笑,以及他那戴眼镜的瘦脸,都使我联想起施蛰存。

杨绛会唱昆曲,因此在文协首次欣赏会,我便请她加入节目。红棉酒家的预备会,我打电话请她参加,她却婉言辞谢,说是不会……

有趣的是,李婉玲的硕士论文《(文艺复兴)研究》及《现代传媒与中国现代作家》却说:钱锺书与巴金、夏丏尊未曾出席上海文协成立大会。赵景深的记述,的确令人怀疑。1946年1月10日《文艺复兴》创刊号上刊有赵景深先生的长文《记上海文协成立大会》。此文写于大会结束后三周

左右,而且发表时间早于《记钱锺书与杨绛》《钱锺书杨绛夫妇》。文中写道:

到会的人员很多,为我们熟知的,计有赵景深、罗稷南、周建人、许广平、柯灵、唐弢、王辛笛、郑振铎、姚蓬子、葛一虹、陈烟桥、孙浩然、徐蔚南、蒋天佐、严敦易、夙子、孔另境、杨绛、于伶、周煦良、徐调孚、钱君匀、魏金枝、郭绍虞、索非、钟天心、夏衍、董秋斯、赵家璧、崔万秋、荒芜、任钧、朱雯、罗洪、金山、佐临、张骏祥、李健吾、唐纳、吴仞之、陈麟瑞、顾仲舞、顾一樵、史东山、黄斐、朱端钧、师陀等。

这份“我们熟知”的名单中未录钱锺书。朱雯、罗洪伉俪共同出席会议,两人名字一前一后。钱锺书若是出席大会,名字当列于孔另境后面、杨绛前面。《记上

海文协成立大会》还说:杨绛女士与葛一虹(虹)谈了一会,就早退了。文中关于杨绛的描述,仅此一句。此时钱锺书若在,赵景深何必惜墨?而且杨绛是早退,不知何来“锺书的纵声大笑”?

大会现场还有钱锺书的两位友人——徐开垒先生、王辛笛先生。晚年徐开垒,一边时有联系钱锺书,一边撰文回忆。他在《历劫换来风日丽——怀念辛笛》中,追忆那次大会:

由郑振铎、许广平、李健吾、唐弢、柯灵、叶以群等作家带头……还有葛一虹、赵景深和王辛笛……还有魏金枝、佐临、夏衍、周建人、罗稷南、杨绛、师陀、钱君甸等六十多人。

显然,徐开垒的印象中,钱锺书未曾出席大会。不仅如此,同在会议现场的王坪(杨绛同学朱雯的笔名),撰有《上海的“文艺复兴”——记上海文协成立大会》,也未提及钱锺书。显然,赵景深旧文关于钱锺书先生出席上海文协成立大会的“孤证”,的确令人起疑。

记得有句话:长文章的短处在于长,短文章的长处在于短。汪政的文章恰恰符合我的胃口,在我好奇的时候,他写出了锦绣花样,当我需要答案时,谜底次第揭开。我是喜欢这样一种发乎情、止乎“痒”的文字。没有说教,一切水到渠成。他不故作高深,易读易懂,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在散文创作方面,他推崇汪曾祺先生,“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汪政和汪曾祺先生一样的笔法,有什么说什么,走到哪儿就是哪儿,如同闲话,更似邻家大哥。在《老人与散文》一文里说,散文作家,应该是杂家,修养是第一的。汪政也是这样的人。

读他的文字,我们自己会思考,我们要读什么样的文章,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写作,怎样去写好一篇文章。读他的文字,我们还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思考,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样去做一个自带光和温暖的人。

悦。生活、工作中难免有无奈、挫折,但是生命的意义也藏在不起眼的片刻中,赋予每个人生存的智慧。

这是一本通俗哲学,也是作者想要达到的目的,人都应该来探讨哲学,至少,它可以使自己不对现状困昏,因为有这么多精英也看不清。

成功的人生是无法模仿的,但是可以观察。通过观察,我们才能知道,其实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同样是观众。

生命的意义,这个问题看似高大威猛,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最后,作者并没有给一个标准的答案。他无不幽默道,一个人要理解另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在寻找生命的意义这条路上,就是同一个人也有不同阶段的答案。忙碌的人讥讽得无聊才会整天思考生命的意义,思考不出答案,转头扑向自杀。连伏尔泰也曾说,要不是头有那么多工作要做,他会选择自杀。但生命不能永远出于机械性的忙碌,内心需要空间来自省,提升。《生命的意义》中的回答并不是一边倒,每个人都能从中发现自己的那个立场,我们要的不仅仅是哲学答案,而是不向生活投降的智慧。

生的脚步而来?或许,若干年后,他们中间会不会出现第二个史铁生?于作家而言,作品能对读者产生深远的影响,那是有意义的。

我在园子里闲逛,走过一条路又拐上另一条路,然后在荷花池边的椅子上,重新打开《我与地坛》。书中收录的一篇同名文章,我每一次看,每一次都泪眼婆娑。其实这本书里,我只喜欢三篇文章:《我与地坛》《合欢树》以及《秋天的怀念》。这三篇足够我一读再读了。有些无言的情感,只在无声的阅读中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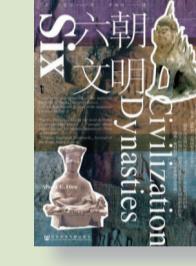
那一次去北京,我特地去了地坛公园,想缅怀一下史铁生。这个古老的园子,在想象中,我以为它是肃穆庄严的。来了之后才发现,它和我们身边的街心公园看上去差不了多少。孩子们在玩着滑板车,阿姨们跳着广场舞,大叔们在打太极拳,鸽子们停憩在空地上,唯一特别的是,轮椅非常多。那些坐在轮椅上不能走路的人,不知他们是否也是追随史铁

新书架



《小说六讲》
王安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小说六讲》整理自王安忆的六堂公开课讲稿。对写作的兴趣从什么地方源起?如何建设一个小说的世界?为什么要关注类型小说?怎样才称得上一本好小说?小说写作能不能教与学?作为小说家和教育者,王安忆在课堂上坦诚分享自己的经验,带领读者探寻小说与生活之间的通道,体验阅读与创作的乐趣。



《六朝文明》
[美]丁爱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六朝时期政权割据、战争频发、人口迁徙让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正是在这个“黑暗时期”,中国的艺术、技术、思想和文化都取得了巨大的创新和发展。丝绸之路不仅带来了外来货物,也带来了新的宗教和文化。得益于民族融合与南北差异,这一时期的服饰风格、饮食习惯、墓葬雕塑、音乐舞蹈等无不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差异。



《青年世代》
李佳蓬 上海文艺出版社

2221年的欧洲,是青年人的天下。刚刚大学毕业的丹尼,带着对挚友离奇意外的种种疑问,通过议员选秀一路过关斩将,进入了欧洲联邦议员的权力中心。看似欣欣向荣的社会背后,人工智能正在掌控欧洲的一切,机器生命正在觉醒之中,青年革命背后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也迫在眉睫……



《美国的反智传统》
[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中译出版社

霍夫施塔特以“反智”为切入口,综述美国的政治、宗教、社会、文化和商业历史,或回顾学者政客的唇枪舌剑,或罗列扎实可信的数据材料,在严肃批评中信手夹入三五行诙谐的掌故,于紧凑叙述后顺带跟上一两句辛辣的讽刺;须微观时,则描摹政坛商界之怪状,须宏观时,则鞭辟入里思想之腠理。



《书店里的七种人》
[英]肖恩·白塞尔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为苏格兰最大的二手书店店主,在二十年的书店经营生涯中,肖恩·白塞尔几乎见识过所有类型的读者:喋喋不休的文学教授、喜爱炫学的行业专家、拖家带口的年轻夫妇、无所事事的退休老人……这些形形各异的读者,在让店主头疼不已的同时,也为本来沉闷的书店生活平添了鲜活。

发自内心的暖自带光芒

——读汪政新著《人与自己的内心有多远》

□刘白

“地对待”一文中,“不管怎么说,以非文学的方式去谈论文学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大量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得不到专业的阐释……”。通过对汪曾祺、王蒙、贾平凹等作家作品叙述方式与语言方式的研究,以及对这些方式美学趣味背景的发掘,汪政希望“寻求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多样性、科学化、与内外研究的相对平衡”。汪政的评论,是由评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荡漾开去,评一种现象,一种理念。

谈一个地方的文学创作,汪政总是细数这些地方的文学种子和新芽,期盼能够发展壮大。《文学兴化》《故事宜兴》如此,《纸上黄桥》《诗游震泽》亦如此。评论冯新民的诗集《风中的广板》一文《人与自己的内心有多远》,我以为很精妙。冯新民是我亦师亦友的长者,他的诗歌的先锋性,曾经深深震撼我的内心。汪政也是这

样认为的,“这样的诗歌姿态是现代的,更是先锋的……一个人一时的先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先锋,说他一辈子先锋为时尚早,但他几十年的执着令人钦佩……新民正捍卫着诗歌的方向”。

汪政是一个家乡情结和师生情结很重的人。他对师长的敬重、对学生的厚爱,深深浸染在文字里。

《顾敦叙校长》里写道:“当时如皋师范可谓良师辈出,文章满天下,作为一所身处县城的农村师范真是奇迹。”顾敦叙校长曾经做过汪政父亲的老师,而汪政后来又来到他父亲学习的母校工作,“顾校长常常让我们上公开课,……顾校长安排听课的老师就座后总是走到我们身边,轻声地说‘别担心,我就坐在下面。’我们的心便立时踏实下来。长者的鼓励确实给了我们莫大的力量。”汪政是在写对老校长的感恩,也

是在写自己的青葱岁月。读此文,能够感受到他在最美好的年华里遇见这样的长者和领导,是一种福分。

同样,作为老师,他对学生的喜爱,也充满字里行间。他说:“我毫不掩饰我对这班学生的喜爱,并且十分珍惜他们在我生命中的意义。”《刘昕的成长》是写学生,“和谐是花开的声音”。《彩霞之子》已经把喜爱延伸到学生的孩子身上了。当然,这还是因文字结缘。他对学生们说,“写什么固然重要,怎么写可能更重要,更能看出一个人的状态与心灵。”看到家乡的作者有新著,汪政格外高兴,写出评论或者序言也就屡屡出现故乡这个字眼。《君自故乡来》如此,《驮着故乡爬行》亦如此。一个好的老师,就是这样循循善诱,使我们在文字的梦乡里能够远行。

本书收录的文章大都很短。

生命的意义

□强雯

一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不是共产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也不是欧美之争、东西方之争,而是人能否忍受没有上帝的生活,这里的上帝其实暗指信仰。而且他不无讽刺地说,“宗教比哲学更深刻,他拒绝把人类的幸福根植于现实的大地,他把人类的希望建立在只是永远无法达到的地方——来生。”宗教与科学的对立之争,由来已久,在知识分子那里各执一词,难分高下。但是杜兰特却用一种通俗、幽默的话语,来表达困惑。

虚无吗?满意吗?有抚慰吗?若在社交平台上用更为通俗的语言提问,人人都会争先恐后地回答。毕竟,人类有太多的失败和罪恶,虽然不乏伟大与伟人,但是日常生命中,谁都会冒出“生命有没有意义”“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的念头。不过,杜兰特写信的对象大部分是社会精英,对人生这个命题他们被认为更有远见和发言权,其中还包括印度民族英雄甘地。但杜兰特也知道,这些以思考力见长的人,只是金字塔的塔尖,金字塔的基座,更多的底层,不能剥夺他们对生命的思

考,他们没有时间长篇大论生命的的意义,但是否就真的浑浑噩噩?这种选取、对照、辩证陈列,让本书更为可爱、可信。

读者更多的是金字塔的基座,在高见中,我们会被激励,指导,在同层面的人群中,我们也许更有共情,以及来自实际生活的安抚。这本薄薄的书,递给我们“生命的意义”一份理性、中肯的参考。

在第二部分,作者选取了部分来信,生命的的意义,各有理解,并不都是冠冕堂皇之语,也有只言片语,可以看出,大部分人都曾经或碎片化地思考过这个命题。

读者仿佛走进了一场高知聚集的晚宴,听着他们发表对生命意义的看法,比如“人类唯一的出路就是过上自己愿意为之而奋斗的生活”,这些思想之花,其实一直隐藏在普通人的内心土壤之中。

精英也会彷徨,“与其知道宇宙是各种残酷势力的战场,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与其饱受知识的折磨,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比我们幸福,因为知道得越少越幸福。”

在书中,作者选取了部分来信,生命的的意义,各有理解,并不都是冠冕堂皇之语,也有只言片语,可以看出,大部分人都曾经或碎片化地思考过这个命题。杜兰特也是这样的人,他拒绝把人类的幸福根植于现实的大地,他把人类的希望建立在只是永远无法达到的地方——来生。”宗教与科学的对立之争,由来已久,在知识分子那里各执一词,难分高下。但是杜兰特却用一种通俗、幽默的话语,来表达困惑。

眺望特拉法尔加广场

□展颜

里看到大山深处与日新月异的城市之间的差距,才写出了她的成名作《哦,香雪》。哦,香雪!在看到香雪名字的那一刹那,我的心狂跳不已,当下就做了决定,要去野三坡。香雪,香雪,没有人比我对这个名字更有执念。

这篇小说我是在高中时代读到的,记得当时我读了很多很多遍。两根纤细闪亮的铁轨铺进了深山,火车开到了台儿沟的村口,香雪和她的小伙伴们,每天结伴去看火车……正是这篇文开启了我对世界的遐想。彼时,家乡还没有通火车,火车就是我梦想的远方,我渴望有一天能乘着火车去看外面的世界,是香雪让少女时代的我结下了火车情结。

野三坡,位于河北保定涞水县境内,百里峡是野三坡的一个著名景点。我去百里峡,香雪就

是全部理由。从北京开往百里峡,是一列绿皮火车,K5291,两个多小时的慢火车。我坐在窗边,想着儿时对香雪的念想,如今真的去奔赴香雪的故乡,一切仿佛梦境似的。到了百里峡火车站,才知道铁轨真的是铺在了深山上。从火车站到酒店,需要从山上走到山脚下,七彩艺术小镇就建在这座山上。

百里峡艺术小镇广场上,有香雪和凤娇们的塑像,在她们身后是两列火车模型,一列绿皮火车被打造成了香雪书吧。广场上,《哦,香雪》里的最后一个角落,每个文字都做成了雕塑。最醒目的便是五个黄色的大字:哦,香雪!香雪!站在拒马河大桥上,望着七彩的香雪广场,我伸开双臂,仿佛要和儿时的自己来一个热烈的拥抱。那些坐在轮椅上不能走路的人,不知他们是否也是追随史铁